

槐花文丛

西风步醉

陈翀◎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槐花文丛

西 风 醉 步

陈
肿
◎
著



海风出版社
HA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风醉步/陈翀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6. 8

(槐花文丛 / 田君主编)

ISBN 978-7-80597-620-4

I. 西…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379 号

西风醉步

陈 翀 著

责任编辑: 张传桂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620-4/I·125

总 定 价: 137.00 元 (全五册)

本册定价: 23.80 元



独步踉跄，醉诘于途

——陈舂和他的小说

温 青

一个故事改变一个人，陈舂是故事人物之一，我是被改变的那个。十七年前的初春，陈舂和张坤打着赤脚穿过泥泞与残雪，来到离县城二十公里的偏僻小村，通知已经打工种地五年之久的我去参加“息县首届文学创作讲习班”，从这一天起，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一起抽烟、一起喝酒，我轮流在他们的蜗居栖息，几乎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坚持了无望的创作。然后，我们一起发表作品，一起意气风发，一起长大……

有时候我会突然惊醒，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我，如果他们去找我不是为了文学，如果……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没有今天这篇文章了。所以，我要以一个兄弟的虔诚向他们鞠个躬，他们是我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不能淡忘亲情的兄弟和挚友。

恐怕没有谁能比我更加关注陈舂的了：从他十多年前发在《春风》、《莽原》的中、短篇小说《表叔》、《雕花烟斗》、《白太阳》，到近期发在《长江文艺》头条的中篇小说《又见



西风醉步

秋色》，以及发在《莽原》并获“莽原新作家奖”的中篇小说《炊烟掠过窗外》等等，我都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品读再三。直到一个月前，他的中篇小说《又见秋色》入围一项政府大奖，我才突然感觉到，陈肿并非只是在一个县城独舞他的“独孤九剑”，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欲望时代，独步踉跄的陈肿其实一直被如我一般的一些读者和朋友所喜爱着。

对于陈肿的小说创作，我有很多感触，我深切地明白，陈肿有着不可钝化的固执与锋利，在种种压力之下，给了我寒噤之感。我知道一个小说家的心理总是无法躲避那些陷落已久的精神谷地，无法超越自己的爱恨情仇。

一个小说家的良知和倔强给了陈肿十分巨大的压力。在我们的家乡，在息国故城，我无法完全洞悉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但是我明白陈肿一直蛰伏在一种不可言说的境况中，只能以苦涩而绵长的叙述来消解那些郁结，以睿智而广阔的描摹来寄托那些激情，以寂寞而坚韧的守望来完成一个小说家的清修。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像息半夏、像息石灰、像三年不语的息夫人，必须经历日月水火，必须经历生命的炼狱……

一个小说家的孤独是不可打破的，如同陈肿相貌的整齐与严谨。相对于他的小说创作，我一直不断地感受到，陈肿小说有着不可挪移的框架规矩和浓郁沉重的语言底色。如同一个敬业的窑匠，他独自把握“风、火、水、汽”，在不断窑变中追求意外神外之笔。他把自己融在角色之中，以悲悯的情怀发掘人性，以真诚的感知塑造人物；他不断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在理想与现实在边缘，寻找着孤独所蕴藏的人性价值，寻找着超越于地域、超越于喧嚣的人文品格。



一个小说家的发现是神秘而令人警醒的，陈肿以中篇小说新作《西风醉步》艰难地进入了人性的最深处，从最硬与最软、最爱与最恨之处切出断面，把鲜血淋漓的生命伤口置于风中：一个偶然、一处时间的死结、一次情感的游移，都被意外地捕捉、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命运容器，发酵、膨胀，然后长出千丝万缕的苦涩与无奈，一幅原色的当代人性情感画卷便次第展开，成就了陈肿小说的不言之痛和不语之苦，成就了一个县城小说家迷惘之中的固守和梦幻之外的虚妄。

就这样，以“伤心岂独息夫人”名扬天下的古息国，现在成了一个小说家、诗人的县城。这里在全国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诗人们不但囊括了河南省官方文学奖主要奖项，而且曾有多人拿下了“QQ作家杯”全国民间、网络权威文学大奖，在全省首屈一指。而一直在这里生活、工作的陈肿，作为一个小说作家的代表性意义，更在于他对古息国疆土的忠诚，在于他对一个相对封闭区域不断进行的相当纯粹的人性取样，其中的重要意义，必将被这个地域的历史所铭记。

记得十六年前的初春，我和陈肿同游息县濮公山庙会，一瓶啤酒之后，陈肿不胜酒力，我一路背他下山。从此，我便一直觉得他没能清醒。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他一直是一个陶醉者，一如当年不辞辛苦去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他没有功利思想、没有沾染大千世界的铜绿、甚至没有跳到舞台上使用过一件不起眼的道具……他困于自我、苦于自我，他是一个诘问自我的隐者，如同《又见秋色》，一个四面楚歌的歌手，在世俗与理想的交织中，自顾唱出高音，



西风醉步

浑然不觉身在何处。

就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小县城，陈翀如同一个观察记录更漏的时间侍者，独步徘徊、微醉而行，踉跄于漫漫路途。

我不忍心惊醒他，我会和他一路而行……

2006年4月22日夜于南湾湖畔

目 录

独步踉跄，醉诘于途	(1)
又见秋色	(1)
炊烟掠过窗外	(35)
你是老鼠我是米	(82)
裸奔在苍茫岁月	(117)
西风醉步	(134)



又见秋色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尽管时间都过去五年了，可李沃依然记忆犹新——他和当警察的妻子乔叶离婚前一天的夜里，他在梦中遗精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乔叶当时就睡在身边。

遗精这个医学名词，在李沃老家的河阳不叫遗精叫“跑马”。可他不愿意这样称呼，认为特俗，很不成样子。可这个不成样子的东西竟然趁着黑夜的掩护，悄悄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李沃小时候有经常尿床的经历。事件发生之前，记忆中他总不止一次地四处奔跑着找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跑进去一看，又吓的调头便跑——里面正蹲着个女的。转头又找。跑遍数不清的厕所、找遍数不清的角落，最后，面前终于出现个旮旯，掏出东西便使劲酣畅淋漓。可奇怪，那股滋滋溜溜的白柱怎么不肯前行，却老往屁股下边跑？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每次李沃都在思考同一问题而还没有来得及搞明白的时候，那股





西风醉步

槐
花
文
丛

白柱都会把床单浇湿一大片——他又尿床了。

这次不同。同样是不走正路的液体，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如果说尿床与躲避女人有关的话，那么，“跑马”却与亲近女人有直接关系。他梦到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有挺拔的乳房和性感的嘴唇。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他其实并不认识那个女人。

因此，一桩单纯的离婚事件，一下变得让人把李沃与耐人寻味的追求“性”福联系了起来。

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形式。协议离婚。办完离婚手续从民政部门出来，一九九八年春天的阳光很柔和地洒在面前这个瞬间已经变成前妻的女人身上。李沃突然有些伤感起来，他伸手拦下出租车，乔叶进去的同时，自己也不由分说坐了进去。

半个小时后，出租车在名叫“花好月圆”的酒店前停了下来。乔叶抬头看了看那四个大字，问李沃，来这么个喜庆的地方干什么？

李沃用胳膊揽过她的肩头，说，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已成前妻的女人说，当然啦，咱们不是都离婚了吗。

李沃说，不管怎样，这手续一办，心里头一时半会儿还真有点空落落的。

乔叶笑，怎么了，你不是想反悔吧？

李沃说，那倒不是。只是一想到马上要分道扬镳，心里发空。

乔叶成全了他。那天在“花好月圆”他们俩都喝了酒，还点了道“宝贝心肝”的菜，后来李沃还悄悄开了房间。女人说不行，咱们都离了。李沃说，不就是想再找你蹭一次觉睡吗？女人看着面前从此不再属于自己的男人，没再坚持，而是温柔地顺从了他。



这个夜晚他们过的很好。酒后的乔叶很是妩媚动人，李沃看着眼前这个漂亮女人，就有了做爱的冲动。这次乔叶什么也没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都用心地用身体语言，表达彼此最后的守候。

二

李沃和乔叶的婚姻富有戏剧性。那年本来就爱好文学的李沃刚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分配进市文联工作，对于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而言，能进入自己喜欢的岗位从事学以致用的事业是令人高兴的。文联是个很清闲的单位，有事的时候去一下，没事时，他就在家写点小东西。夏季到来的一天，他为了搜寻一篇小说素材，在街头晃来荡去。就在这时，一个匪徒当街驾驶摩托车抢夺一女孩的白金项链，真是时风日下，人心不古呀！这年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李沃正在感叹，刚巧撞上警校毕业刚分配刑警队还不是他老婆的乔叶。当时只见她飞起一脚，把歹徒连人带车踢翻。歹徒束手就擒。就是从那时起，李沃便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女孩，并且苦苦追了三年。

人都说：轻易到手的是不值钱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个人之所以煞费苦心追一个女人追了三年，他觉得他是爱她的，一定不会走到分手的那一天。其实说这话的人正是李沃本人。可就有个人说那不一定，有些百年夫妻还有分手的那一天的。说这话的人是李沃最要好的朋友王梁。王梁说这话时是在李沃和乔叶的婚礼上。李沃看了半天娇美可爱的新婚妻子后，说王梁，我不明白。王梁说，其实你们根本不属于一个类型。你太虚幻而她又太真实。你们并不合适。李沃就是带着王梁的质疑



西风醉步

走进洞房的。

那晚李沃本来想同乔叶结合的，不巧的是，她正来例假。她说，今晚不行。李沃说，我都等你三年了。被窝里散发着温柔体香的乔叶说，今天真的不行。李沃说，跟个漂亮女人光着身子躺在一个被窝里，你以为我会不冲动？乔叶说，好多意志薄弱的人都是“冲动”给闹进局子里的。李沃讪笑一下，一只手揽过妻子的肩头，你以为我是进局子里的歹徒呀！她却起身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出了手枪，说，婚内强奸也会判刑的。

李沃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差点竟成“强奸犯”了。几天后的做爱过程中，他还看了好几眼那个被她拉动过的抽屉。

此后的三年婚姻生活里，虽说找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察做老婆是件让人羡慕的事情，可说实话，李沃这几年下来，却没一点精神的愉快和肉体的快感。时下不流行一句话吗？看着顺眼、睡着舒服。可乔叶就不行。就连做爱的时候也一副很警察的样子，很一本正经。这让李沃哭笑不得。离婚后李沃也曾暗地里为和乔叶的婚姻失败叹过息，然而最终还是理性的接受了这一事实。更好在他们没有孩子，不会有所牵挂。

三

这一年李沃三十岁。按照他们的协议，离婚后李沃还能和乔叶住在一套房子里，直到他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止。然而，只住了不到一个月，李沃就搬了出去。原因很简单，他不想看到世人对他离婚不离家的猜测的目光。更主要的是，经过几年的拼命“写作”后，尽管也曾曾在市级刊物上发表过几个“豆腐块”，但他清楚，想指望有朝一日一举成名的可能性不大，整





天老呆在一个养老正合适的单位，想想并没有多大意思。所以，他不想再在河阳呆下去了。单位对他看好的同事很不理解，认为他年富力强，再在“文学”上过段韬光养晦的日子，再使劲努把力的话，或许就真能冲出去了。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此举的不理解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普遍认为时下人家都带着包包捆捆的钞票上岸了，你再去下海不是去空荡荡的海底啃泥巴吗？

这个家伙却出人意料。在海南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竟在做媒体广告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挣下了近百万。这不得不让人佩服。李沃不是个贪心的男人，他一直向往的是衣食有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当别人玩命似的在经济社会里打转转的时候，他竟毅然决然地从生意场抽身。尽管他再没有重拾笔头的兴趣，也不可能“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的平和心态。但还是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出人意的激流勇退了。到了二〇〇二年，他辗转到了北京，把自己安顿在一家广告公司，领一份足以养好自己的工资。

可李沃是个惧怕落寞的人。尽管在海南的三年里，他处处以成功人士的形象出现，可仔细想想，那毕竟是他离异后的无奈选择。在海南的时间里，他始终感到当初帝王时代流放犯人的这块地方，充其量也只是个蛮荒之地，只有回归到他曾就读过的首都，才有种触摸祖国心脏的踏实。他一度偏执地认为，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有机能的肉体的话，北京就是支撑着这个肉体得以运转的心脏，而海南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个小血粒。所以，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特别的愉快，简直到了血脉贲张、狼奔豕突的地步。当天安门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能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就像一滴血液，正在祖国的心脏里撒着欢儿地激荡。





这几年他无疑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主要是来自心理上的。在海南的几年里，他除事业有成外，竟然连一个心动的异性都没有拥有。要说也算拥有过的话，云算是一个，只是她只能算得上他人生中的一颗擦肩而过的流星，一闪而逝。云是他在海南认识的，是某电视台的记者，在一次宴请客户的宴会上无意间闯进了他的生活。她高挑的个头和丰满的体态，深深吸引了李沃。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相处的很愉快，每次做爱他都是大汗淋漓，而云也都有高潮。可好景不长，他们认识的那年年底，云和当地的一个富商结婚后，一同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为云饯行的那天，云泪眼朦胧地看着李沃说，你能理解我的选择吗？

李沃一口咽下一杯白酒：我能理解！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沃到北京的这一年年龄也到了三十五岁。虽然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年龄界定尺度也水涨船高了，他还是觉得三十五岁毕竟已是让人伤感的年纪，在有些地方，它已是干部不能提拔的硬性依据了。在老家河阳，当一辈子机修工人的父母几年前都退休了，他每次探家时大包小包的脑白金、金维他都没能让老人高兴起来，他们唯一希望的是他屁股后头能及早跟回来个儿媳妇。他父母一直为他和乔叶的离异感到惋惜，尤其他母亲每每扯到这个话题时都会说：女人屁股大是生儿子的相。我看乔叶将来会生儿子的。还是他在海南时，他妹夫就加入了援藏的志愿者行动，临走的那天妹妹也带着孩子一同去了，他又一人在外。所以，年老的父母总是为他这个





独子担心。母亲曾痛心疾首地认为，如果他们一结婚就要孩子的话，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田地。相比之下他父亲的眼光更为远大：不行找个合适的结了算了，无论男女等他长大了我们也要像厂里的老刘头，把后代送到小日本去留学。李沃听了哭笑不得：你们以为这是买萝卜白菜啊，看上了随便划拉一堆？

其实李沃也不是一点儿不急。虽说婚姻是当事者自己的事情，可也不能把父母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他的父母是不会允许他由着性子来的。最近，他父亲更是严肃地列出了时间表，如果两年内还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李沃不能获准进入家门。

事实上，到了选拔干部上限岁数的李沃，也不满足于自己感情没一点着落的独守空房的生活，虽然来去自由，但毕竟感到空得慌。那天他去母校探望他大学的黄教授时，谈了自己的情感状况，黄教授说，一切随缘才好。黄教授是他当时班上的古汉语老师，退休后迷上了文物研究，不经意中在文物考古界成了权威，身影到处出现在文物发掘现场。

黄教授说这话时，他正小心品茗着老师细心沏好的工夫茶。李沃若有所思地点头。黄教授把玩着手里的小茶具说，感情也像这工夫茶一样，时久才会浓。

不过，随着家庭压力的不断增长，李沃的心态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些时候，他甚至也有了能有个心仪的女人出现，然后再续写一次婚姻的念头。

机遇似乎在二〇〇二年的秋天出现了。

在李沃的记忆里，那年北京的秋天出奇的艳丽。在一个秋色撩人的夜晚，有个人向他提出个这样的问题：有人当初把你同妻子离婚，解读成是企图追求“性”福的表现时，你口头上做了很强烈的反对，可事实上，你是真的心口一致吗？





西风醉步

槐
花
文
丛

李沃建议，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

那人很认真地说，我想知道。

李沃沉思片刻。最后，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那人也轻轻点了点头，一副十分理解的表情。

提出那个问题的人叫陆汐儿。其实，李沃刚认识她时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只知道她叫“小楼听雨”。

那是个相当雅致的网上名称。在一次上网聊天时，在数不清的众多网友昵称中，这个名字一下子吸引住了李沃的眼球。也与眼下很多人的经历一样，这对网上聊友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网上聊天和说尽一堆的肉麻的词语后，怀揣着好奇之心周末相约着在前海南沿一个叫“唐朝”的酒吧见面了。

这注定是个与众不同的夜晚。那个初秋的夜晚李沃刚订下台子，就看见一个披着棕黄色长发的高挑的女人径直往这边走来。女人玫红色V型领针织毛衫搭配着豆角色的修身长裤以及颇长脖子系着的玫红的丝巾，在幽暗的灯光下，衬托出眼前这都市时尚女人欲言还休的矜持与妩媚。她微大的嘴唇涂的是带银质感的浅紫色口红，唇线清晰俊美，有一种令人透不过气的性感。

等到了面前李沃问女人，是你吗？

说实话，李沃感到很意外。他始终认为网上只是个捉摸不透的世界，没想到真实的女人竟真的在眼前出现。尤其她又如此漂亮。

怎么，你不希望是我吗？女人这么问的同时，静静地坐在了李沃对面的座位上。

李沃觉察到自己的突兀。忙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太美了。

女人的情绪很好。她不觉得李沃在讨好她，她的美貌自己



有数。

就是这晚，李沃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陆汐儿。还知道了她这个东北女人也是离异后来北京打拼，现在已是某外企公司的某部门经理。

李沃点上一支烟，吐出一口，说，“小楼听雨”这个名字很特别，富有古典的诗意和浪漫的气息。看到这个名字后，我总是情不自禁的联想翩翩，总觉得眼前一座幽静的白色小楼上，有个穿旗袍的女子背对着人打着个好看的雨伞，在雨幕中向前方远眺。可是，又夹杂着一点点说不清的感伤。我常问自己，这个女子好像充满期待，她到底在等待谁呢？

陆汐儿用手指往后撩撩额头上的长发，一笑，说，你是个想象力丰富的男人。你就当她在等待意中人好了。

说完这句话，女人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这个比李沃小五岁的女人是美丽的，自信中流露出的那丝难以捕捉的羞涩十分迷人。

五

这个与众不同的夜晚令人难忘。

那晚他们在“唐朝”喝了红酒，其实李沃是不胜酒力的，但是他还是提出要送陆汐儿。陆汐儿不同意，笑着看李沃已经红起的脸，说，要送的话也是由我送你才对。结果还是由陆汐儿送李沃回家。她的理由是：我带车来的，方便。李沃目送陆汐儿好看的身影去了停车场。那是一辆纯白色的丰田车。在车里李沃说，我怎么突然有种傍上富婆的感觉啊。

陆汐儿一打方向盘，把车子驶向立交桥。她没说什么，只